

晉

書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御
擇

夏侯湛弟淳淳子承潘岳從子產

張載弟協協弟虎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谷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因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歧疑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鄉君之舉溫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闇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于當世之務觸人主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棲五脊龍蟠六年英耀充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只不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叩牛操築之客傭負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
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方向若垂一鱗廻一翼令五孚攀其飛
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能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遙
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五孚柄邇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
吝清河之流不以灌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
三公之蔽賢也寔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
吾孚所以襄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
因于大夫之忝在樊室也敢布其腹心竚能隱几以覽其旣乎客曰敢祇
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
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闢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
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
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

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无所執其郎黜陟明則下不售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嗁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万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育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无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陛之内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撤適可充衛士之纏盈埽除之器壁言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

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嘯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輒對便僂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渴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万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擣紳皆高門之子弟臣之劄弘風長譽推崇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彦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恬言為信不知者无公誹不得士者不私塊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能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蚩桓文之勲抵秘管

仲蹉翫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
其身畜冲虛化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羽揚波万里將不灌

一鱗

咳唾成珠

玉揮袂

出風雲

豈肯蹴

蒲結薛先結

跋切

鄙事

取才

進人

此又吾

子之失言也

子獨不聞夫神人乎

喻風飲露

不食五穀

登太清

遊嵩

靡芝草弄白玉

不因而獨備无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

榮辱故能入无窮之門

享不死之年

以此言之

何待進賢客

曰聖人有

言曰邦有道

貧且賤焉

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

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

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迂桓公或投已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

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主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甯戚

出車下而階大夫外无微介內无請謁矯身擢手徑躡

名位吾子亦何不

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

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貴是人

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鉉刃不能泥

駢驥驛驅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駿蹇

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

騏驥驛驅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駿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

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鶗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間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无雅正可準論无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寤王寧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絀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即出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瑠摸拏瞻古人有言孝乎推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膝公肇釐厥
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卅增數前軼濟其好
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苗且祖愍侯寔亮魏祖用康乂厥
卅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勲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
闡我今業維我后府君俟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
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
丘圖緯六藝百家衆流因不探蹟索隱鈞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
序乃命卅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
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
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礼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聘其永慕厥
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藁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无文我后
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卅父使君俟惟伯后聰明歡智昇卅載
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
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弥高鑽

之弥坚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寔是今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
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是尔猶是儀嗚呼子其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
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姐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
齒齒則受厥教于書斎不遑惟盡敦詩書礼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与
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子微翳義井於色厚爰
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
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予其為政最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
子其玆邑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恭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
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慈姐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
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朕膺之弗可及
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復淳英
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雋固惟媚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寔亮擗其
弘肅簡雅瞻乃純鐸惠和惟我家敬極否于義訓嗟尔六弟汝其滋義
洗心以補予之尤子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

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摶角以逮于
弱冠既旦于今之三毛受李于先載納誨于敬父慈母予其敬已于廢身
而至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追改惟冲子是
賴予親于父愛于中敬于貌歎乃口无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
不厲歎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
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
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
矜湛曰俞乃言歎有道淳曰俞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
不及於人不敢憚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瑊亦昌言瑊曰俞滋勤于己不滋
勤于己惟勤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
虞貌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摶亦昌言摶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
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
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歎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此祚悠哉百祿周
哉祚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内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

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
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爲一家
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
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焉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
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
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
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卒兵內向承與梁州
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
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
苦請得免尋爲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
稱鄉邑號爲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卒秀才泰始中武

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
后籍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歸路封人墳宮掌舍
設桓青壇鬱其嶽立芳翠幕默以雲布結崇基之靈陟芳啓塗之
廣祚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
犧服于縹輶兮紺轍綴於黛耜儼諸駕於塵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
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
風生矣輕憶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
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闔閨洞
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
繫轡金根照耀以烟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
垂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絳紩
絢縵金根照耀以烟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
於震允中黃眸以發輝兮方采紛其繫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鋗入
棻雲罕晦謁簫管嘲噭以啾嘈兮鼓鼙磅礴以砰磕筭筭疑以軒翥兮
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乎我皇乃降靈壇
撫御耦游場染屢洪糜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取貴賤以班或五或九子
斯時也居靡都鄙入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頌斌而咸戾被褐
振裾垂髫揔髫躡踵側肩掎裳連襪黃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
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芳慮
盡力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
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
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
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无儲蓄以虞災徒望歲
以自必三代之襄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不顯名惕若慄固置於豐防險
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私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
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旣昇暨普淖則此之自實縮
鬯肅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百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
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渺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
刑孚于方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
姓所以固本也能卒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三美顯焉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
推五國以祗樽我公由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
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入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祗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
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所親遇
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韁和嶠刺促
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軒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
當除之十里一官攤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
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
遷各得其所官无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未費語曰許由辭
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寢舍於逆旅魏章皇帝

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輒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節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櫑爲鞍皆有所憇又諸劫盜皆起於途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軋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間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羅炊爨火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近逐路隅抵是慢藏誨盜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縣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势此道路之蠹蟲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法歸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顯顯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王簿駿誅除名初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愛其才薦卒侍郎其厚至是宏爲楚王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竟之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且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坦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大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官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无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